

体认语言学视角下汉英“指”/“finger” 语义延伸对比研究

贺艳

四川民族学院, 四川 康定 626001

DOI:10.61369/HASS.2026050022

摘 要 : 身体部位词的语义延伸是身体经验、认知加工与文化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以体认语言学为理论框架, 依托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 COCA 及汉英权威词典, 对汉语“指”词族与英语“finger”词族的语义延伸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 二者均以手指的形态、位置及指向、触摸、计数、抓握等经验为基础, 通过隐喻、转喻及二者互动, 在器官邻接、物体形态、指示识别与信息、计量数量、情感态度、风险损失与伤害、参与利益等方面形成共有语义延伸; 同时二者又呈现非对称分布: 汉语“指”较多进入哲学认知、层级协同、盟誓仪式和命令权力领域, 英语 finger 则在自然空间、行动劳动和控制占有领域形成较丰富的固定表达。共性源于“体”的共享, 差异源于“认”的分化, 并受到词汇分工的影响。

关 键 词 : 指; finger; 体认语言学; 语义延伸; 隐喻; 转喻

A Contrastive Study on the Semantic Extensions of “Zhi” and “Fing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He Yan

Sichuan Minzu College, Kangding, Sichuan 626001

Abstract : The semantic extensions of body-part terms result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bodily experience, cognitive processing, and cultural selection. Drawing on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Chinese *zhi* (指) word family with the English *finger* word family on the basis of the CCL Corpus, COCA, and authoritative dictionarie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two word families share bodily foundations involving shape, position, pointing, touching, counting, grasping, and manipulation. Through metaphor, metonymy, and their interaction, they develop comparable meanings in body-part contiguity, object shape, indi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measurement and quantity, emotion and attitude, risk and loss, and participation and interest. Their semantic networks, however, are asymmetrical: Chinese *zhi* is more productive in philosophical cognition, hierarchical coordination, oath-taking rituals, and command and power, whereas English *finger* is more conventionalized in natural space, action and labor, and control and possession. The similarities arise from shared bodily experience, while the differences reflect divergent cognitive foregrounding as well as lexical division of labor.

Keywords : zhi; finger;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semantic extension; metaphor; metonymy

引言

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发端于身体体验。人们借助身体器官的形态、位置和功能理解抽象概念, 身体部位词由此形成复杂的多义网络。体认语言学由王寅提出, 其核心原则可概括为“现实—认知—语言”。“体”指身体与现实互动形成的感觉运动经验, “认”指心智对经验进行选择、突显和抽象加工^{[1][2]}。身体经验提供语义基础, 认知加工则决定哪些属性通过隐喻、转喻或文化象征进入语言。

隐喻是不同概念域之间基于形态、功能或结构相似形成的映射; 转喻则在同一认知域内部, 依据整体与部分、器官与动作、动作与结果等邻接关系进行指代。汉语“指”词族与英语“finger”词族部分表达先以转喻激活身体动作, 再将该动作映射到抽象领域, 体现隐喻—转喻互动。

相关研究已涉及“头/head”“眼/eye”“心/heart”“手/hand”“臂/arm”“血/blood”等身体部分词。石进芳^[3]、宋来全和杨忠^[9]、孙毅^{[10][12]}、孙毅和李宁^[11]均指出, 身体部位词的语义既具有跨语言共性, 也受到文化与语言结构制约。Ning^[4]认为, 汉语“指”较多表达目标、引导和方向, 英语“finger”则突出“THE FINGER IS THE DOER”, 但尚未系统区分其中的隐喻与转喻机制。因此, 本文依托 CCL、COCA 及《汉语大字典》^[7]、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3]等材料, 考察汉语“指”词族和英语“finger”词族的共有类型、非对称分布及其体认理据。

一、汉英“指”/“finger”的语义共性

（一）器官邻接的转喻延伸

“指”与“finger”的基本义均为手部末端的身体器官。“食指、中指、小指”以及index finger、middle finger等只是基本义的下位分类，不属于隐喻或转喻。汉语“指尖、指甲、指纹、指印”和英语fingertip、fingernail、fingerprint则通过邻接关系形成转喻：“指尖、指甲”体现“整体器官—组成部分”，“指纹、指印”体现“身体器官—表面特征或接触痕迹”。这些表达仍处于手指身体域内部，主要属于部分关系、附属关系或产物关系转喻。

（二）物体形态的隐喻—转喻延伸

手指细长、突出并向外延伸，可作为其他物体命名的源域。fish fingers、sponge fingers和“指状突起”“指形分支”基于外形相似，属于形态隐喻；mechanical finger既像手指又能抓取或定位，兼具形态隐喻和功能隐喻；the finger of a glove与人体手指在位置、结构和功能上对应，属于结构对应隐喻。“扳指、指环、指套”并非形状像手指，而是因佩戴或作用于手指得名，体现“使用部位—物体名称”的转喻。“指针”中的“指”突出指示功能，“针”突出细长形态，属于功能和形态理据的结合。因此，本类需区分形态隐喻、功能隐喻、结构隐喻和使用部位转喻。

（三）指示、识别与信息的隐喻—转喻延伸

本类语义通常先以手指代指向、触摸或确认为行为，形成“器官—动作”转喻；再由具体空间动作映射抽象信息活动。汉语“指出、指明、指路、指引、指导、指示、指定”等形成“身体指向→空间方向→信息提示→行为引导→对象确定”的语义链。英语point the finger at先以手指代指向动作，再由指向某人延伸为归责；put one's finger on由准确触及某点映射为识别问题；finger a suspect由指出某人发展为指认嫌疑人；keep one's finger on the pulse由触摸脉搏转喻为监测状态，再隐喻为掌握动态。因此，本类以器官—动作转喻为起点，并向信息、认知和责任领域扩展。

（四）计量与数量的隐喻—转喻延伸

手指是天然的计数和测量工具。count on one's fingers和“屈指一算”以器官代计数功能，属于“器官—工具功能”转喻；on the fingers of one hand和“屈指可数”由一只手即可数清表示数量很少，形成数量隐喻；two fingers of whisky和“一指宽”以手指宽度充当测量单位，主要属于工具转喻。“首屈一指”由计数时首先弯曲某指映射到社会排序中的第一，属于“动作次序—抽象等级”的隐喻。因此，本类既包含功能转喻，也包含数量和等级隐喻。

（五）情感与态度的隐喻—转喻延伸

本类以“动作代情绪或态度”的转喻为主。“戟指怒目”“指

天骂地”以指向动作和身体姿态代愤怒，“指手画脚”以频繁手势代评论或干预，均属于行为转喻。cross one's fingers以特定手势代祝愿，give someone the finger以中指手势代侮辱，snap one's fingers at someone以动作代催促、召唤或轻慢，属于文化规约化的手势转喻。“十指连心”先以手指疼痛与身体整体感受的邻接关系形成转喻，再由切身疼痛映射为情感上的密切联系，体现隐喻—转喻互动。可见，手势承担情感功能具有共性，但具体意义受文化惯例制约。

（六）风险、损失与伤害的隐喻—转喻延伸

“机会从指缝中溜走”和let something slip through one's fingers以物体从指间滑脱映射机会或财富丧失，属于“失去把握控制—失去抽象资源”的结构隐喻。手指把握对应控制能力，所抓物体对应机会或成果，滑脱对应控制失败。burn one's fingers或get one's fingers burnt由身体受伤映射因投资、冒险或介入而受损，属于“身体伤害—抽象损失”隐喻。not lay a finger on someone则以finger代一般触碰或攻击行为，属于“部分—动作”转喻；在否定结构中进一步表示不得伤害。因此，本类同时包含控制隐喻、伤害隐喻和动作转喻。

（七）参与与利益的隐喻—转喻延伸

汉语“染指”出自《左传·宣公四年》：“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其最初是手指蘸取食物的动作，后来由局部动作代整个介入事件，属于“动作—事件”转喻；再由“手指进入容器”映射为“个人进入事务领域”，形成参与和谋利的容器隐喻。英语have a finger in the pie同样以手指伸入馅饼表示参与或拥有利益，体现“进入容器—进入事务领域”的隐喻；finger又可转喻具体介入行为。二者都包含动作转喻与容器隐喻，但“染指”通常贬义更强。

二、汉英“指”/“finger”语义延伸的非对称性分布

（一）汉语“指”相对突出的语义延伸

1. 哲学与认知延伸

《庄子·齐物论》“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利用“指”在手指、指向和指称之间的多义关系讨论语言、概念与对象。“以指指月”“见月忘指”把“手指—月亮”的空间关系映射为“语言或方法—真理”的认知关系，属于结构隐喻。“一指蔽目，不见泰山”把视觉受阻映射为认识受限，属于“感知障碍—认知障碍”隐喻。“指归、指要”则由指向目标的动作转喻为文章或言论的旨趣。

2. 层级协同延伸

《管子·轻重乙》曰：“若胸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如臂使指”“使臂使指”把身体整体、手臂和手指之间的控制关系映射到组织中的上下级关系，属于“身体系统—社会组

织”的结构隐喻。身体整体对应组织整体，手臂和手指对应不同层级，动作协调对应组织高效运行。手指作为末端执行部位，又可转喻受指挥的下属或执行者。

3. 盟誓仪式延伸

“指天为誓、指天誓日、指日誓心”以指向动作代完整的发誓行为，属于“动作—言语事件”转喻；天、日又在传统文化中充当见证者，具有文化象征意义。其路径为“指向见证对象→完成盟誓仪式→强化承诺”。

“指腹为婚”主要以指向孕妇腹部的动作代婚姻约定事件，仍以动作—事件转喻为主。“割臂盟公”的核心身体部位是“臂”，只能作为盟誓文化背景。

4. 命令与权力延伸

汉语“指”由具体指向发展出“指路、指明、指导、指引、指定、指示、指使、指挥”的语义链。早期以手指代指向行为，属于器官—动作转喻；随后把空间方向映射为思想和行动方向，属于方向隐喻；再由引导发展为命令和支配，形成“指向—命令”的权力隐喻。“颐指气使”以面部和手势代居高临下的支配态度，属于身体动作转喻。

（二）英语 finger 相对突出的语义延伸

1. 自然空间延伸

a finger of land、a finger of flame、a finger of light把手指细长、突出、由主体向外延伸的形态映射到陆地、火焰或光线，属于形态隐喻。streams fingering into the valley把水流的分叉和深入描写为手指伸展，兼具形态隐喻和动态隐喻。汉语虽有“指状、指形”等术语，但英语 finger 在自然空间领域具有更高的词汇化程度。

2. 行动与劳动延伸

not lift a finger以“连最小的手指动作也不做”代完全不行动，属于最小动作代整体努力的标量转喻；get/pull one's finger out由具体动作转为停止拖延并行动，属于动作隐喻；work one's fingers to the bone以手指磨损的身体后果表示高强度劳动，属于“身体损耗—劳动强度”隐喻；be all fingers and thumbs以手指动作失调代操作笨拙，属于身体状态代能力状态的转喻。

3. 控制与占有延伸

wrap someone around one's little finger把物理控制映射为操纵他人，属于“物理控制—人际控制”隐喻；have one's finger on the trigger以手指位置转喻已经具备发动武力的条件，并进一步表示掌握即时权力；sticky fingers、light-fingered以手指特征代偷窃行为，属于身体部位—行为转喻；have one's fingers in the till以手伸入钱柜的动作代侵占公款，属于动作—事件转喻。Ning^[4]所说的“THE FINGER IS THE DOER”反映了

英语以手指代行为执行者的转喻倾向。

三、汉英“指”/finger 语义异同的体认基础

（一）共性根源：“体”的共享

体认语言学认为，语言意义根植于身体与世界的互动经验^{[13][14]}。汉英“指”/“finger”的语义共性源于人类共同的手指体验结构。手指的每一项可感知属性——细长突出的外形、可屈伸的关节结构、末梢密集的神经分布、与手掌的相对位置、指向特定对象的能力、抓握与释放的双向功能——均为语义延伸提供了可能的源域素材。Lakoff和Johnson指出，抽象概念的基本逻辑直接来自感觉运动系统的运作模式^{[1][2]}。手指作为人类与外部世界互动最频繁的身体部位之一，其操作方式——指向、触摸、抓握、计数、伸入——构成了一套高度结构化的“意象图式”（Image Schema），这些图式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因此，汉英“指”/“finger”在语义延伸上呈现的系统性对应关系，本质上是共同身体经验在语言层面的必然投射。

（二）差异根源：“认”的分化

汉英“指”/“finger”语义网络的非对称分布，源于认知加工过程中的选择性突显与系统性偏离。Talmy的注意系统理论指出，语言在编码经验时并非被动映射，而是对同一经验结构的不同侧面给予不同程度的认知突显^{[5][6]}。汉语在使用“指”进行语义延伸时，更倾向于突显“指向”动作的方向性与社会性维度——手指指向特定对象，不仅标识空间方位，也标识认知注意力的焦点和社会指令的发出方向。这一突显偏好使得“指”的语义延伸走向引导（指导、指引）、指称（指归、指要）和支配（指挥、指使）等方向性与人际性领域。英语使用者在使用“finger”时，则更倾向于突显其实体性与施动性维度——手指作为可操作的物理实体，既是动作的执行者（THE FINGER IS THE DOER），也是可被感知的延伸物。这一突显偏好使得“finger”的语义延伸走向指状延伸（自然空间）、操作劳动（不抬手指即不行动）和实体性占有（sticky fingers）。此外，两种语言中“指”/“finger”的语义延伸还受到词汇系统内部分工的制约：汉语中“手”承担了操作与技能的主要隐喻负荷，“掌”承担了控制与权力的主要隐喻负荷，“指”则相对集中地承担了方向与引导的功能；英语中hand承担了劳动、操控和帮助的隐喻负荷，palm参与隐喻延伸有限，finger则在形态延伸和施动延伸方面获得了更大的语义空间。这种词汇分工进一步巩固了各自的突显偏好，形成了“选择—强化—固化”的认知循环。因此，差异并非源于身体经验的不同——汉英民族拥有相同的“体”——而是源于认知加工阶段对同一身体经验的不同聚焦和筛选，以及语言系统内部各相关词汇之间的功能协调。

四、结语

汉英“指”/“finger”的七类共有延伸并非采用同一种机制。器官邻接主要依靠转喻；物体形态主要依靠形态、功能和结构隐喻，并兼有使用部位转喻；指示识别、情感态度、风险损失和参与利益多体现隐喻—转喻互动；计量数量则由工具功能转喻进一步发展出数量和等级隐喻。

在非对称分布方面，汉语“指”较多通过指向动作转喻以及方向、组织和权力等结构隐喻进入哲学认知、层级协同、盟誓仪式和命令权力领域；英语 finger 则主要借助形态隐喻、动作转喻和控制隐喻进入自然空间、行动劳动和控制占有领域。“指”/“finger”的语义共性源于“体”的共享，差异源于“认”的分化，并受到词汇分工的共同制约。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2] Lakoff, G. & Johnson, M.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 [3] Merriam-Webster. *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11th ed.) [Z]. Merriam-Webster. 2004.
- [4] Ning, Y. *Figurative uses of finger and palm in Chinese and English* [J]. *Metaphor and Symbol* 2000, 15(3): 159–175.
- [5] Talmy, L.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s. 1–2) [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0.
- [6] Talmy, L. *Attention phenomena* [C]. // Geeraerts, D., & Cuyckens, H.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7]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汉语大字典* (第 1 版) [M]. 湖北辞书出版社. 1992.
- [8] 石进芳. 意象投射视域下的汉英多义词“头 (head)”的认知对比研究 [J].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19(3): 56–61.
- [9] 宋来全, 杨忠. Eye 与“眼/目”多义现象的认知对比分析 [J]. *当代外语研究* 2021, (6): 13–17+60.
- [10] 孙毅. 汉英“血 (blood)”隐喻词簇异同及其体认语言学——文化脚本据阐发 [J]. *外国语文* 2023, 39(1), 31–42.
- [11] 孙毅, 李宁. 汉英“臂” (arm) 隐喻词簇异同及其体认——文化双重理据阐释 [J]. *外文研究* 2025, 13(4): 10–20+102–103.
- [12] 孙毅. 身体隐喻学跨语言研究 [J]. *学术研究* 2025, (7): 32–38.
- [13] 王寅. 语言的体验性：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看语言体验观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5, (1): 37–43.
- [14] 王寅. *体认语言学* [M]. 商务印书馆. 2019.